

Jules Verne

凡尔纳科幻4部曲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格兰特船长的 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李晓冰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李晓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尔纳科幻4部曲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 海狸, 李晓冰, 曹剑译.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35-1018-7

I. ①凡… II. ①儒… ②海… ③李… ④曹…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8462号

出版人: 姜逸青
策 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罗 英 王茗斐
特约编辑: 李 会
封面设计: 李 佳

书 名: 凡尔纳科幻4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作 者: [法] 儒勒·凡尔纳/著
译 者: 李晓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010-80215076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87.75
印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1018-7
定 价: 139.80元(全四册)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天秤鱼 / 3
- 第 二 章 三个文件 / 8
- 第 三 章 玛考姆府 / 15
- 第 四 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建议 / 20
- 第 五 章 邓肯号出发了 / 25
- 第 六 章 六号房的乘客 / 30
- 第 七 章 巴加内尔的来龙去脉 / 35
- 第 八 章 邓肯号上又添了一条好汉 / 40
- 第 九 章 麦哲伦海峡 / 46
- 第 十 章 南纬 37 度线 / 53
- 第 十 一 章 横穿智利 / 60
- 第 十 二 章 在 12000 英尺高空 / 65
- 第 十 三 章 下科迪勒拉山 / 71
- 第 十 四 章 若有天助的一枪 / 78
- 第 十 五 章 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 / 83
- 第 十 六 章 科罗拉多河 / 88
- 第 十 七 章 草原 / 95
- 第 十 八 章 探寻蓄水场 / 103
- 第 十 九 章 红狼 / 110

-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 118
第二十一章 独立堡 / 124
第二十二章 洪水 / 130
第二十三章 过着鸟儿的生活 / 136
第二十四章 依然过着鸟儿的生活 / 142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 149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 155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回到船上 / 163
第 二 章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 170
第 三 章 阿姆斯特丹岛 / 176
第 四 章 巴加内尔和麦克那布斯打赌 / 182
第 五 章 印度洋的怒涛 / 191
第 六 章 贝奴依角 / 198
第 七 章 艾尔通 / 204
第 八 章 到内陆去 / 211
第 九 章 维多利亚省 / 216
第 十 章 维买拉河 / 222
第十一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 228
第十二章 由墨尔本到桑达斯特的铁路 / 234
第十三章 地理课得过第一名 / 240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山的金矿 / 247
第十五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 / 254
第十六章 少校坚持那些是猴子 / 260
第十七章 百万富翁做了畜牧主 / 267
第十八章 澳洲的阿尔卑斯山 / 274
第十九章 惊人的事变 / 281
第二十章 阿兰-西兰 / 288

第二十一章 心急如焚的四天 / 295

第二十二章 艾登城 / 302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麦加利号 / 311

第 二 章 新西兰的历史 / 317

第 三 章 新西兰岛上的大屠杀 / 322

第 四 章 暗礁 / 328

第 五 章 临时水手 / 334

第 六 章 谈吃人的风俗 / 340

第 七 章 到了本应该逃避的地方 / 344

第 八 章 所在国家的现状 / 349

第 九 章 往北 50 公里 / 355

第 十 章 民族之江 / 361

第十一章 道波湖 / 368

第十二章 一个毛利酋长的葬礼 / 375

第十三章 最后关头 / 381

第十四章 禁山 / 388

第十五章 巴加内尔的妙计 / 397

第十六章 前后夹攻 / 403

第十七章 为什么邓肯号会到新西兰的东海岸来 / 410

第十八章 是艾尔通呢？还是彭·觉斯呢？ / 416

第十九章 交换条件 / 421

第二十章 夜半呼声 / 428

第二十一章 达抱岛 / 435

第二十二章 巴加内尔的最后一次粗心大意 / 442

第一章

天秤鱼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吹得呼呼响，一艘华丽典雅的游船开足了马力，航行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船尾的桅杆上，英国国旗迎风飘扬，大桅顶上挂着一个小蓝幡，上面用金钱绣着“E. G.”两个字母，这是船主姓名 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格里那凡)的字首。字母上面有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属于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的。格里那凡爵士是英国贵族院的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也是英国驰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表兄麦克纳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这艘邓肯号新近才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外几海里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回格拉斯哥^①。在可以看到阿伦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的后浪槽里来了。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刻叫人报告给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带着麦克那布斯少校来到尾楼顶上，问孟格尔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孟格尔回答，“我想那是一条很大的鲨鱼。”

“这片海里有鲨鱼?!”爵士惊奇地问。

“当然了，”孟格尔说，“有一种头长得像天秤的鲨鱼，大家就都叫它‘天秤鱼’，在任何地区、任何温度的海洋里，都可能发现它。如果我没有看错，那现在出现的正是这么个坏家伙！如果您同意，夫人也高兴看到一种稀奇的钓鱼方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你觉得呢？麦克那布斯？”爵士问少校，“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只要您愿意。”少校安闲地回答。

^①在克莱德湾上。

“而且，”孟格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鱼是杀不尽的。我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除害吧！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就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善举。”

“那就按你说的做吧。”爵士说。

爵士叫人告知了海伦夫人。于是，夫人也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很乐意来看看这幕动人的钓鱼场景。

海面水天一色，清楚明朗，大家清楚地看到鲨鱼在海面上快速地游动着。它一会儿沉入海里，一会儿又飞身前进，身姿敏捷惊人。孟格尔船长向水手们分别发出命令，他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进海里，粗绳的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50 码以外的鲨鱼马上就闻到那块给它解馋的香饵的味道了，它迅速地逼近了游船。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击打着海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笔直的路线一路前进。它向前游着，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眼睛里仿佛有欲火在燃烧。它翻身时，张开的两颚露出了四排白牙，头很宽，真的很像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孟格尔船长没有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吃的那一种，英国人把它叫作“天秤鱼”。在法国普罗旺斯省^①，有人把它叫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没过一会儿，它就游到诱饵边来了。为了更容易吞食，它打了个滚——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就掉到它粗大的喉咙里不见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立刻转动帆架末端的辘轳，把这个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反抗得非常厉害。但是人们有办法制服它——有人拿来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鲨鱼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了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地一斧头就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报仇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满足。是的，任何船上都有这个习惯：杀了鲨鱼后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什么都吃，希望从它的肚子里找到一点意外的收获，而他们的希望往往都不会落空。

海伦夫人不愿意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着，它有 10 英尺长，6 万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然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至少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大鱼的肚子，鱼钩被它直吞到

^①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滨的一个地区名。

了肚子里,但肚子里并没有别的东西,很明显,这家伙很久没有进食了。水手们失望地正要把残骸扔进海里,这时,鲨鱼肚子里的一个粗糙的东西,吸引了水手长的注意。

“嘿!那是什么呀?”他叫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只是一块石头,这家伙把它吞下去是为了平衡身体。”

“胡说!”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①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里,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乱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你们没发现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完了酒,就把瓶子也吞下去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惊奇地说,“鲨鱼肚子里有个酒瓶吗?”

“真是个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瓶子。”

“那么,奥斯丁,”爵士又说,“你把那个瓶子取出来,要小心一点,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都装着宝贵的文件。”

“你相信这事吗?”少校问。

“至少我相信这是可能的事。”

“啊!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少校说,“瓶子里说不定有秘密呢。”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格里那凡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看。”大副指着他费了很大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脏兮兮的东西。

“好,”爵士说,“叫人把它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他把这离奇的瓶子洗好后送到方厅里的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海伦夫人也围了上来,因为一般来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心的。

在海上,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刚开始,大家无人发言,全在眼巴巴地看着这只玻璃瓶。这里面也许装着船只出事的线索,也没准不过是一个航海者闲得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里闹着玩的。

为了看个究竟,格里那凡爵士立刻着手检查瓶子。他十分小心——正如这种工作所要求的那样——好像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线索。爵士这样做没有错,因为一件表面看起来似乎无所谓的事,往往会有重要的发现。

在查看瓶子内部之前,先查看外部。它的颈子很细,瓶口很坚实,还有一截

^①从前的一种炮弹,用铁链连住,双双打出,以便截断敌船的桅杆。

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到各种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下就能判断出这是法国香槟省^①制造的。酒商常常拿这种瓶子去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断裂了,瓶子却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经过长期漂泊,途中肯定被碰撞过多次,却依然完整无损,足见它有多结实。

“是一只克利哥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说了一句。

因为他是内行,所以没有人对他的判断提出异议。

“亲爱的少校,”海伦夫人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只不过知道是哪家酒厂出品的,有什么用呢?”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了,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可以肯定它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子外面沾着一层凝固的杂质,在海水的侵蚀下,可以说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很久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少校说,“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可能经过了长途旅行。”

“它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等等,我亲爱的海伦,研究这个瓶子要有点耐心。除非我全都猜错了,不然你所提出的问题,瓶子自己会给我们答案的。”

爵士一边说着,一边刮去附在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了出来,但是已经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了。

“真可惜!”爵士说,“即使瓶子里有文件,也一定被腐蚀了。”

“恐怕是这样。”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然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好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孟格尔船长说,“不过,如果我们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地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流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惯好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看看再说吧。”爵士说。

这时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充满尾楼。

海伦夫人带着女人惯有的急躁情绪,“怎么样?”她着急地问。

“是的!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①在法国东北部,香槟酒的产地。

“不过,可能是因为瓶子里面有潮气,文件都沾在瓶壁上了,拿不出来了。”爵士说。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倒不想把瓶子弄破。”爵士反驳道。

“我也希望不弄破。”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子里的文件比瓶子更重要,只能舍掉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子敲掉,文件就可以完整地抽出来了,爵士。”孟格尔船长建议。

“那就这么办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再有别的办法,所以爵士纵然舍不得,也只好下决心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瓶子外面的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只能用铁锤来敲。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张纸粘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围在桌子旁边。

第二章

三个文件

由于海水的侵蚀,这几张纸上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字迹。格里那凡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翻来覆去地看,又摆在阳光下照了照。没有被海水侵蚀掉的字迹,连最细微的一笔一画他都观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正盯着他、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这里有三份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份文件,只不过是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能看出什么来吧?”海伦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说。

“应该没问题,”孟格尔船长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同一个字都侵蚀掉,我们把那些残字断句凑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明白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英文的。”

英文文件上的残字断句如下: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看不出来什么。”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那些字总是英文呀。”船长说。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 skipper(船长),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艘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孟格尔说,“monit 和 ssist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ssistance 应该是 assistance(援救)。”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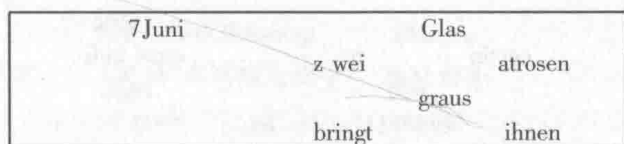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没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是怎么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互相补充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海伦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不相关的字:



“这是德文。”孟格尔一眼便认出来了。

“你懂德文吗,孟格尔?”格里那凡爵士问。

“阁下,我懂。”

“那好,那就请你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文件,说: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 6 月 7 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组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 年 6 月 7 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非常好!”海伦夫人叫道,“继续!”

“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年轻的船长接着说,“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字和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 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艘船。”

“我的意见与你相同。”少校附和道。

“文件上的第二行字完全没有了，”孟格尔又说，“但第三行我看出两个重要的字：z wei 的意思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是‘水手’。”

“意思是说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地向阁下承认，下面 graus 这个字让我很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明白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 ihnen 的意思是‘给予’，如果我们把第一份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拢上去——我是说把‘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给予援救’，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是啊！给予援救！”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还一点线索都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法文文件吧，”爵士说，“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也就容易多了。”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t
contin	pr	cruel indi
	jeté	ongit
et 37°11'	lat	

“这里有数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看啊！各位请看！”

“我们还是依次序来研究，”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文、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作‘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ni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大家都晓得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孟格尔说，“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是很不清楚。”少校说。

“让我再接着说下去，”格里那凡爵士说，“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ntin 是不是 continent（大陆）呢？这 cruel……”

“cruel！”孟格尔叫起来，“正好就是德文 graus…… grausam 这个字啊！也就

是‘野蛮的’意思!”

“让我们继续! 继续!”爵士说,他看见这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他的兴趣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呢? 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 还有 ongit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 下面说的是纬度:37 度 11 分。好了! 我们有了正确的指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知道呀!”少校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整啊,我亲爱的少校!”爵士说,“有正确的纬度已经很好了。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地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三件并成一件,用一种文字译出来,然后再研究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就拿法文译。”爵士回答。

“您说得对,”孟格尔说,“我们大家都懂法文。”

“自然啦,我现在来把这文件写出来,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足。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判断。”

格里那凡爵士立刻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纸上写着这样几行字:

7 juin 1862	trois - mats Britannia	Glasgow	
1862 年 6 月 7 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re	goni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à terre		deux matelots	
上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		abor	
船长 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度
	jetéce document	de longitude	
	抛 此 文 件	经度	
et 37°11' de latitude		Portez - leur secours	
37°11 纬度		乞 予 援救	
perdu			
必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驶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